

四庫全書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十六

宋 葉夢得 撰

襄公二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孫舍之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已未同盟于京城北

京城左氏作亳公羊穀梁作京當從二傳京鄭邑大叔所封也鄭懼而行成則地京城者鄭亦與盟也

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伐未有言會者此何以言會貴之也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欲從晉曰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乃謀伐宋諸侯遂伐鄭而為京城北之盟矣已而楚復來伐鄭伯從之諸侯悉師再

伐鄭鄭人乃使良霄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威攝之孤之願也乃行成於晉晉於是申京城之言以成其本意約信命事而不盟赦鄭囚納斥堠禁侵掠使告於諸侯君子以是貴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春秋貴蕭魚之會歟鄭介於二大國之間為弱國自楚與晉爭強鄭無不與事晉則楚伐事楚則晉伐晉討其從楚則是矣而晉不足恃也戲之盟士弱為之

辭曰鄭國不唯晉命是聽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而改之曰鄭國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晉不能奪也故自虎牢之役至雞澤而鄭受盟僖公從於晉者六年至邢丘之會而復叛自是三年之間我之伐者三楚之伐者一晉楚之爭鄭無甚於此時也君子其亦閔鄭之無以固其國也歟及是鄭人擇所從而終以服晉良霄之執楚連三伐以討而鄭卒不從申之會雖諸侯皆在

而晉不爭知其不得已也楚自是亦不復加兵而鄭之息肩者五十餘年則蕭魚之為已故曰蕭魚之服鄭也大矣此君子所以貴也

公至自會

會而後伐故以會致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良霄鄭大夫之三命者也鄭以告服於晉而楚執之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莒附庸之國也台在國內鄆在國外救台而遂入鄆非遂之善也季孫氏之強益甚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吴子乘卒

吴前未有書卒者此何以書始能以赴通中國也吴自壽夢從諸侯會于戚而漸能從中國之習矣吴得

以人見故至是復能以卒赴進之也不書葬辟其號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

邿附庸之國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防臧孫氏之邑也臣邑而國城之臧孫氏强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吴于向

叔老吾大夫之三命者也公孫蠆鄭大夫之三命者也此吴諸樊之會也何以殊會不使吴得主會也吴告庸浦之敗故合諸侯以謀楚使舉上介焉以季孫宿叔老並會大夫強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伐秦

荀偃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已未衛侯衎出奔齊

衛侯衎左氏穀梁以為衛侯公羊以為衛侯衎當從公羊闕文也葉子曰衎之不名或曰此春秋之義而非闕也孫林父甯殖既逐衎而立剽剽以公孫得位非正故不以兩君之辭與之是不然春秋諸侯以簒立而不得其正與强臣援之而立者非獨剽也何嘗

不以兩君之辭與之乎北燕伯欵出奔齊以其多嬖寵而大夫之所逐也蔡侯朱出奔楚以東國謀篡而蔡人逐之也則燕有君與東國之竊其位葢有甚於剽者而欵與朱皆名夫豈君燕大夫之所立而與東國篡乎凡諸侯奔而名者皆以別二君所以辨其正不正者不在是也惟衞鄭奔不以名見葢叔武不取於為君而攝之曹負芻歸不以名見葢子臧不取於為君而逃之則内無君而不嫌爾今剽有國十有三

年凡盟會征伐之事春秋未嘗不書以衛侯及甯喜
殺之正其名曰弑君孰有如是而非君者吾故知其
為闕文而非義之所在也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吴冬季孫宿會晉
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華閲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已亥及向戌盟于
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王之上士也何以不言使王臣来我則言使他國則不言使内外之辨也何以書過我也王臣過我則皆書乎天子逆后以卿而公臨之劉夏上士非正矣是故因其過我而正之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成仲孫氏之邑也臣邑而君救之非禮也救不目至何以言至遇至遇猶至鄬也以公為畏齊故至遇而止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前圍而公救之固過矣今季孫氏叔孫氏復各以其君而為之城著三臣之自為政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前未有言大夫盟者此何以言大夫盟惡大夫之無君也溴梁之會齊高厚歌詩不類晉荀偃怒以諸侯為有異志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及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諸侯皆在是而大夫盟故不曰諸侯之大夫以大夫為無君也葉子曰自諸侯失政而大夫强至襄公而愈甚故盟會征伐三年之間諸侯不出而大夫出者四雞澤之會諸侯始復見時晉悼公之德猶

未衰其將有以振之歟故自是至於蕭魚諸侯之見者九而大夫皆不與庶乎其稍正也及會吴于向魯以季孫宿叔老二卿並出而伐秦會戚再歲諸侯皆不出而大夫復三見明年晉悼公卒則大夫蓋復肆於悼公之末矣然而諸侯不出而大夫出猶云可也溴梁之會其君在而大夫敢専盟則天下豈復有君哉雖曰荀偃之為而諸侯之大夫皆與有罪矣故春秋之惡大夫莫甚於溴梁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悼公始葬而平公出會莒邾雖以侵伐魯之罪當執

然平公為無哀矣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

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

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宋人伐陳夏衛石

買帥師伐曹

石買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高厚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狄之别族也來者何来朝也何以不言來朝不

能朝也古者荒服在九州之外曰蕃國世一見於天子諸侯而朝蕃國非正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衛孫蒯淫獵於曹隧以重丘人之詬而使石買伐曹曹人愬於晉衛使石買如晉辭焉晉不能治孫蒯而罪石買之伐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未有言同者此何以言同圍齊惡靈公也諸侯不義靈公為溴梁之會共謀伐之於是前會之諸侯皆在而益以滕子晉平公禱于河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齊侯禦諸平陰不勝𫏐歸諸侯遂及齊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又焚東郭北郭古之言圍者未必皆環之也曰禁之使不得出焉爾今十二國之師皆盡其力而齊之四面無不及焉是以謂之同也葉子曰靈公

以十五年伐我北鄙至是連伐我者五歲再圍成又圍桃圍防我之虐於諸侯未有甚於齊也故嘗以叔孫豹請於晉晉辭之豹曰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於是荀偃從之而諸侯之師無不盡其力則事雖以魯出而所以圍齊者不以魯也故薄齊之城周其四門非共惡之能若是乎蔡失其國周公復封之為之訓曰睦乃四鄰夫不能睦其鄰者鄰亦不能睦也國何以守故以

齊環一見法焉

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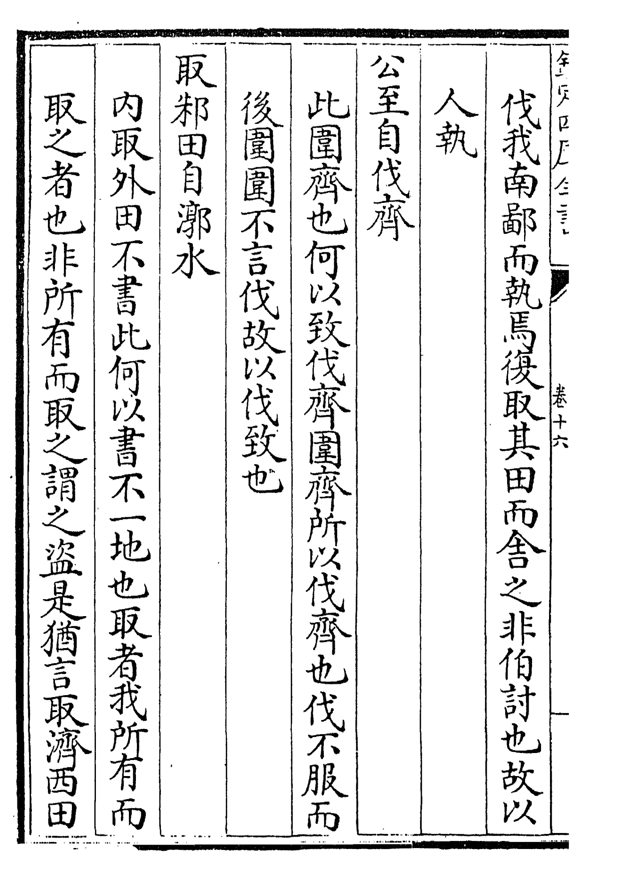
公子午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此圍齊之諸侯也齊未服故再盟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也

晉人執邾子

晉前執邾子以討伐我之罪矣明年邾人不受冬又



伐我南鄙而執焉復取其田而舍之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公至自伐齊

此圍齊也何以致伐齊圍齊所以伐齊也伐不服而後圍圍不言伐故以伐致也

取邾田自漷水

內取外田不書此何以書不一地也取者我所有而取之者也非所有而取之謂之盜是猶言取濟西田

爾漷水邾水之經於我者也言自漷水則有非止於漷水者矣故於是復取漷東田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夘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師未有言還者此何以言還善士匄之不伐喪也葉子曰趙盾納捷菑于邾以邾人之辭弗克納而還春秋雖善趙盾而不言還趙盾不免於稱人士匄亦受命侵齊何以得與其還而以名氏見不伐喪將之事

也納君非將之事也趙盾不得以師而專廢置君士匄不得以伐喪而致為師之道此士匄所以異乎趙盾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

靈公欲以公子牙易太子光而使高厚傅之厚從君於昏而不能正於是光立而殺高厚高厚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公子嘉鄭大夫之三命者也尉止之亂嘉獨免既得而專召楚師至於純門鄭伯不能正故公孫舍之公孫夏討尉止之難與純門之師帥國人殺嘉而分其室公子嘉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冬葵齊靈公城西郛

畏齊也城壞而當城則城之爾畏齊難而城其西郛非所以守國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畏齊也叔孫豹自晉會士匄還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復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仲孫速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燮以楚使蔡無常求從文侯之志以事晉蔡人畏楚

不從遂殺燮以止其謀公子燮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葉子曰公子燮其猶以為罪歟蔡自翟泉之役不復與諸侯會盂附楚久矣故至于厥貉遂與楚子同見以謀伐宋及晉雖嘗以郤缺討之僅為城下之盟而不能服也自是晉復以欒書再侵之蔡雖小弱息肩者七十餘年古之君子作事必稽于衆未有違衆而能成者也方晉楚爭強蔡介於兩國之間事楚與晉無有不受其弊者今欲安于楚使燮而能為蔡

謀必有絶楚而能保於晉者然後可為今未有以得晉而輕與楚絶身且不能自保况於蔡乎故君子不以晉楚為辯而以保其國者為難則克之所謂稽于衆舍己從人者也故以變一見法焉

蔡公子履出奔楚

公子履蔡大夫之三命者也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黄哀公之母弟也慶虎慶寅執政畏黄之偪而愬於

楚曰與蔡變同謀黃不能安於是奔楚以自直以陳
侯為不能兄也故目弟焉
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来奔
庶其邾大夫之再命者也以漆閭丘來奔者何據其
邑叛而歸我也何以不言叛諱納叛臣也漆邑也閭
丘亦邑也何以不言及皆私邑也葉子曰左氏以邾
庶其及莒牟夷邾黑肱為三叛人書名齊豹衛之司

寇殺衛侯之兄貶而不書名為春秋之義使欲蓋而
名章求名而不得然歟非也夫豹以正卿而殺其君
之兄是何足以為名邾莒雖小國再命之大夫自得
以名見三人之奔亦何以知其欲盖其惡歟以為當
時之意邪豈有殺君之兄而人不知竊邑以叛君而
可以隱者也以為有求於春秋而然邪則春秋之作
三人固不能前知此左氏不知小國有得名之大夫
而邾以弱莒以用夷適無事以屢見爾然莒有慶有

挐郲有畀我有快皆非以地叛者何為而亦名也夫名不名春秋固有常法大夫而以其邑叛此與衛孫林父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何以異其惡蓋有不待貶絶而自見者春秋未嘗加之辭何於庶其三人而獨異哉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

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公子追舒楚大夫之三命者也追舒為令尹寵倿人觀起而富之楚子不能禁既而復將討焉乃與其子

弃疾謀之弃疾不從遂殺追舒追舒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邾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慶虎慶寅皆陳大夫之三命者也寅虎之殺也二人既愬公子黄於楚不勝而以陳叛故陳侯以屈建圍

陳而殺寅虎寅從虎故言及慶寅寅虎之死罪累上
也故以國殺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自楚者何楚有奉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欒氏之邑也復入求復也欒盈既出奔楚會諸
侯于商任沙隨使錮欒盈無納盈盈以齊析歸父入
曲沃以求復其曰入于晉何盈先入於絳不克而後

返其邑也故言入逆辭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孫紇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晉人殺欒盈

欒盈既返曲沃晉人圍而克之盡殺欒氏之族黨不言殺其大夫位已絶矣非復大夫也曰晉人討賊之辭也

齊侯襲莒

襲者何掩其不備也齊莊公自晉還不入而伐莒門于且于盖掩之也傷股而退明旦將再戰復使人夜載甲入于且于之隧遂以勝莒故君子以是為襲也葉子曰韓之戰秦人獲晉惠公不言師敗績曰獲晉侯君獲重於敗也鄢陵之戰晉射楚王中其目敗績不言師曰楚子君敗重於師也然則齊侯亦傷股而敗矣何以不以君敗為文盖詐戰也結日而後戰君

子猶不與焉況乗人之不備而詐之乎得免吳過之卒幸矣昔者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謂其非愛物之道也而況於人乎是以古之用師必先之以文告之辭威讓之令至於不服而後伐之彼輕千乗之貴而幸一日之勝君子不與也故以齊侯一見法焉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仲孫羯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

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宜咎陳大夫之三命者也

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齊自同圍之後我以叔老往聘而怨稍平矣至是復

伐我則以仲孫羯之侵故也我何以保其國歟葉子曰自襄以前莊僖文成之伐者各一皆齊而已至文而邾復見伐襄而莒復見伐於是終其世三國見伐者十有三甚乎襄之不能為國也齊伐其北莒伐其東邾伐其南齊侯之師遂至圍成圍桃圍防莒亦進而圍台則非特及其鄙而已我雖城防城西郛城武城曾不足以自守而區區方託晉以為𤦺榆之救固已兆怒又從而侵之豈吾所得已哉皆晉之故此其

所以訖不能振也春秋固志之矣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稱名氏以弑者大夫弑君之辭也崔杼既立莊公而相之莊公通其室而杼弑焉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公踰牆射之中股反隊而弑之是以為杼之弑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

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衛邑也何以不言入衛未得衛也剽在而内未有援則其歸為難矣故言入逆辭也何以不名未得國則不嫌於為君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屈建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公孫夏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巢國也諸侯不生名吳子伐楚則何以名非名也吳子卒矣文不可再見舉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無嫌也何以曰門於巢不正吳子不以禮假道而不得其死也吳子伐楚以報舟師之役假道于巢不納攻其門巢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巢楚之與國也吳子欲復怨於楚而道於其國不納而攻之吳子則已過矣巢人之黨其所與而賊夫人之君非諸侯相為賓

之道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稱名氏以弒者大夫弒君之辭也甯喜衛大夫之三命者也喜甯殖之子殖旣從孫林父逐獻公而立剽及疾復召喜命之使謀納獻公故喜先攻孫氏而殺剽是以為喜之弒也葉子曰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不正治正剽之與衎蓋不兩立也以衎之歸為正則剽之死不得為正矣何以加喜之罪而名之弒哉此

剽與衎之説非喜與剽之説也夫所謂君臣者一曰北面而事之皆君也方孫林父之逐衎殖以為不然則去而違之可矣既與之立則剽者殖之君也喜者受命於殖者也孰有北面事之十有三年而不以為君者乎為衎則可以殺剽為喜則不可以殺剽此喜與衎之説也是以書剽有三道以衞言之既已與諸侯盟會矣不可以不謂之君以甯喜言之殖已立而君之矣喜受命而殺之不可以不成其為君以衎言

之則公孫剽而已矣別嫌明微非春秋不能辨是故不以其正者害其不正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戚孫林父之邑叛者何叛于晉也晉於是疆戚田葉子曰楚取宋彭城以封魚石而求入攘人之地以劫其君也晉取戚而納林父之叛私人之地以背其君也然而春秋不著晉之罪者彭城之罪在楚戚之罪在林父各以其重者書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衎何以言復歸易辭也甯喜援之公子鱄與之則其

歸為易矣

夏晉侯使荀吴來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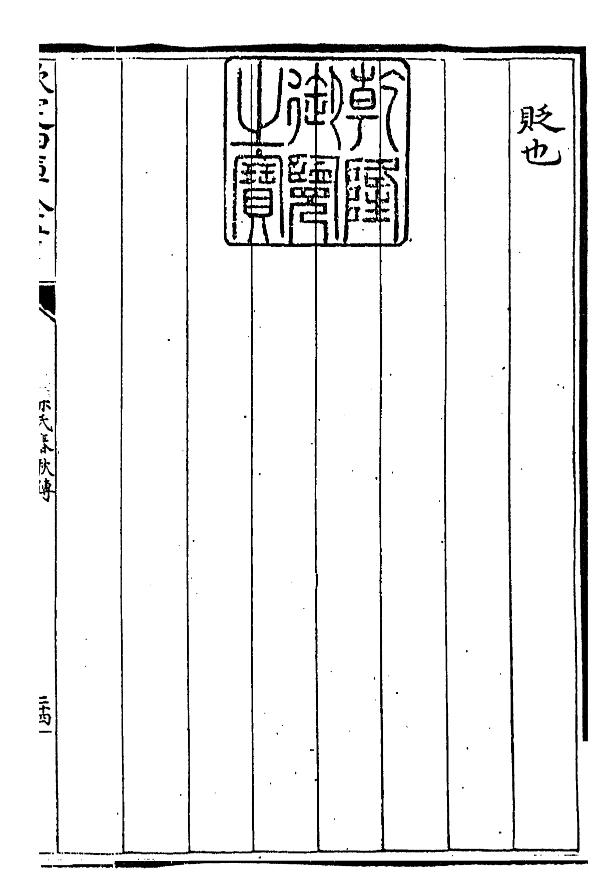
荀吴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此趙武之會也何以曰晉人不正其登叛人以謀其

君且疆戚田故貶而人之也何以不没公公亦與有

貶也



葉氏春秋傳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貢生臣李玉瓚

葉氏春秋傳卷十七

宋 葉夢得 撰

襄公三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何以書宋公殺世子母弟目君甚之也

晉人執衛甯喜

喜負弑君之罪晉不以討而以林父之愬執之非伯

討也故以人執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

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慶封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趙武公孫歸生石惡孔奐晉蔡衛陳大夫之三命者

也此向戌之請也不列向戌地于宋則向戌在焉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初欲納獻公公使公子鱄與喜言曰茍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獻公立而甯喜專公患之其大夫公孫免餘殺喜尸諸朝甯喜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定公之子獻公之母弟也獻公既背鱄之約而殺甯喜鱄不義其所為而去之終身不仕則衛侯之不

能兄也故目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此前會宋諸侯之大夫也始宋向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乃如晉告武又如楚告建遂如齊如秦皆許之告於小國亦從故即宋為會而盟焉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受命於其君也於是中國不出夷狄不入而天下之兵熄則向戌之為也豹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再地

宋善之也葉子曰是會左氏得其事而不盡其義故
言楚人衷甲及齊宋請邾滕晉楚爭先之事析西門
蒙門為二盟與其本志不類穀梁知其義而不知其
事故知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為異於溴梁之
不臣然以豹不氏為恭則非是乃公羊則既不知事
又不知義遂以為石惡在是而殆諸侯且公羊豈不
知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再見遂而不稱公子者乎
袁僑之盟固已不能別此又適在公子鱄出奔之後

故以意逆之而歸惡於衞以此見三家之傳經蓋有知而不能詳詳而不能盡與不能知而意之者皆未嘗親得其所聞者也非深於經者不足與知此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衞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前未有書公在者此何以書危夷狄以存公也葉子曰成公嘗以七月如晉明年三月致正月不書在晉昭公嘗以冬如晉明年夏致正月不書在晉諸侯以兩君之好相見於五服之内則何為焉而公之如楚過矣昭公於鄆不書在於乾侯書在以失國為危也公如晉不書在於楚書在以失中國為危也

庚午衛侯衎卒閽弑吳子餘祭

閽賤者也不言盜以吳子為不能保其身也古者使

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内刖者守囿髠者守積各不廢其材而任以職吳子刑越俘使皆守舟又即而觀焉非任官之道也賤者不列於君臣故不言盜弑吳子不君而輕其身故閽特言弑加之以君之辭而後見吳子之不君也弑則何以不言其君越俘不可以君吳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髙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荀盈高止華定世叔儀公孫段晉齊宋衛鄭大夫之三命者也城杞者何修舊也晉平公杞出故率諸侯為杞城諸侯以二王之後不以晉之私而共城之諸侯之善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士鞅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

札吳大夫之再命者也吳子始得以爵書進之也葉

子曰壽夢之子同母者四凡弟皆欲迭為君而致國於札札不受而去焉於是之魯之齊之鄭之衛之晉歷五國而後歸此札之賢也然則吳何以得進以吳而有札能以禮交於中國雖欲夷狄之不可也則吳之所為而已春秋之義或與其文或與其實楚丘之城非不善而文不得許其專吳子之聘未必善而文不得不與其進故札出僚得國闔廬卒以弒僚不以是罪札之來蓋其與之在此不在彼也公羊獨以為

賢季子者誤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薳罷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二王後見重也

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

佞夫景王之母弟也何以挈天王殺世子母弟目君

甚之也

王子瑕奔晉

瑕王之大夫也何以不言出周非大夫所得同有也何以知其自周出佞夫靈王之子其居固在京師矣靈王崩儋括欲立佞夫而不克景王立尹言多五子殺佞夫瑕以佞夫黨而奔晉其出固自周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

叔弓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宋共姬

共謚也内女為夫人葬未有舉謚者此何以書賢伯姬也葉子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死而謚周也謂士以下言也士則有爵矣蓋謚者所以易名也葬而卒哭卒哭而諱必有謚焉然後可諱故曰謚者所以尊名也乃婦人則非有爵者也非當名者也安用謚乎周之后妃其遠者莫如姜嫄姜嫄無謚近者莫如大任大姒大任大姒無謚則周婦人未嘗有謚也魯夫

人謚自文姜始然其前已見聲子則非特夫人有謚妾亦有謚矣不知為之者何時自是魯夫人無不謚者至宋謚共姬則非特魯也凡諸侯皆謚矣故録共姬之謚雖以表其賢然非所謚而謚之亦以著其失則雖魯亦不得無罪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既自墓門之瀆入介於襄庫為亂以伐北門子駟子帶帥國人討而殺之不書大夫位已絶矣非復

大夫也曰鄭人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葬未有不討賊者景公何以得葬正天下之為人父者也蔡景公為大子般娶於楚而通焉般於是弒景公君子以為亂父子之大倫而絶人道者人亦得以絶之也葉子曰蔡固之惡子産蓋知其必有子禍矣然父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固之惡雖大春秋其可以是免般而不討乎昔者齊景公嘗問政於孔子孔子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孔子為是言也以景公繼弒君而不討崔杼者也然豈不曰君臣父子各得其正而後政可為者乎使臣臣而君不君子子而父不父雖其義有不可亂而為君與父之禍無時而可息也君子以是不以免般為嫌微致其意曰必君君而父父然後可以盡天下為臣與子之責則正身而齊家齊家以治國而天下無與為亂者矣

故以蔡固一見法焉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目事者此何以言宋災故為二王後見重也大夫何以皆書人欲歸宋財而後不能故貶而人之也大夫會而不終其約者多矣何獨責於澶淵救災恤患諸侯之義也人皆可以自致未有國而無財者也何必待會今勤十二國之衆而無一如其言豈皆

無是心哉待人而後為之爾孰有因人以為義者乎君子是以原其情而著其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非正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會葬非禮也禮天子葬同軌畢至有故則大夫會葬諸侯葬同盟畢至大夫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稱人以弑微者弑君之辭也

昭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公子圍國弱齊惡公子招罕虎楚齊衛陳鄭大夫之三命者也此尋宋之盟也楚何以先諸侯強也葉子

曰自襄以來晉主盟齊楚皆未入會宋未嘗不先諸侯葢齊方與楚也雞澤之會齊始以世子光來猶在邾人下至邢丘而齊人居宋人上則齊已亢矣澶淵之會齊侯始入會遂居宋公上宋之會楚始入會屈建遂居蔡衛上至是楚公子圍先國弱而向戌在三夷狄愈强雖齊亦為之屈而二王之後微矣

三月取鄆

鄆魯鄆也莒嘗侵之以虢會而歸何以不言其歸受

命而歸非自歸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此為魯鄆凡内取外邑不書内取外邑必先見伐不正其以伐取而後書也且莒鄆非邑附庸之國也則固不得為莒邑矣會以正月取以三月左氏謂三月諸大夫嘗同盟莒子翘于會亦非是會而盟未有不志於春秋者何為略而不書乎然則非取莒鄆以為附庸歟亦非也後見疆田屬為附庸則不疆田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景公之母弟也有寵於桓公而富景公立其母畏景公不能容曰弗去懼數其罪乃使之出以景公為不能兄也故目弟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公子之未氏者也自齊齊有奉也自未有言入此何以言入逆辭也衛朔入于衛齊小白入于齊皆以不正奪正故謂之入莒犁比生去疾及展輿展輿

立而去疾奔其復國不得以歸言之則去疾亦奪展輿如衛朔齊小白者也

莒展輿出奔吳

展輿踰年之君也何以不書爵密州未葬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疆溝封之也帥師而城邑已強矣帥師而疆田又甚也

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公羊穀梁作卷左氏作麇當從左氏公子圍共王之子康王之弟而麇之叔父也康王卒麇立圍欲簒國葢鄰國莫不知焉而麇莫之戒故卒弑之而以疾赴魯史有知之者矣春秋因其辭而書卒正麇之不能君也葉子曰臣弑君猶有不免於貶者歟曰此非圍之説有國之説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皆以其身受宗廟社稷之託必其身安而後天下國家可保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孔子傳之曰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天下之禍莫大於弑父與君使為人父與君者常能辨之於早如履霜而知堅冰則天下豈復有弑哉圍為令尹之始鄭子羽固知其必代麇矣及虢之會遂居諸侯大夫之上雖趙孟不能屈以二執戈者前則叔孫豹蔡子家鄭行人揮皆知其必君而非復公子也故其城犫櫟與郟則子産知其欲去黑肱伯州犁二人以行大事遂罷問政而不敢對

則叔孫豹知其與聞其意而佐之匿其情此其禍萌於即位之初而形見於鄰國之遠楚之君臣曾莫之慮而預為之圖則圍何憚而不為乎春秋以為圍之惡天下不患於不知而吾治天下之弑者為法亦已嚴矣適得一人焉可以為後世為人君者之戒是以不嫌於免圍而以麇一見法焉或者疑公羊穀梁書麇名不同春秋後見楚子虔卒為靈王非所謂圍乎以左氏之說為妄吾考於穀梁載慶封就戮之言曰

無忌如楚共王之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君與左氏之辭合則麋固圍之弑而圍之為靈王審矣圍與䖍名錯見忌曰圍即位而改為䖍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公子比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起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公孫黑鄭大夫之三命者也黑逐良霄已而復與子南爭室強盟薰隧子產不能討遂欲作亂去游氏而代其位子產聞而懼使吏數其三罪而誅之公孫黑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復者事未畢之辭也盖晉以公弔少姜為非禮辭公而不見乃難辭以公復之為難也葉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是在周易所謂巽在牀下者君子不貴焉

諸侯之相朝固非禮矣自公即位二十三年之閒朝
於晉者五唯其末言有疾則外此皆非公之自復晉
辭公也是豈晉得以辱公哉蓋公嘗為少姜卒而往
弔矣為季孫意如執而往請矣以千乘之君而弔嬖
妾且為臣而親行則晉不得不易公也故或以莒人
之愬而辭公或以鮮虞之伐而辭公使公知恭之不
妾禮則一辭公固可以止何待至于再至于三而不
已乎如是而流離於外不得志於齊猶有望於晉以

為寄徬徨乎乾候卒至於死而不悟此春秋所以屢書不少殺獨以有疾一著其實者所以志公之愧也

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大雨雹左氏作雨雹公羊穀梁作雨雪當從左氏記

災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雨雪之為雹歟正月大雨雪非災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何以先諸侯主會也晉自悼公卒而平公立中國日益衰楚靈王方侈止許鄭以求諸侯平公不敢與之爭而從焉則中國幾於無霸也楚於是遂主會

楚子先諸侯則何以不貶楚所以正諸侯也一人衡

行於天下武王恥之諸侯知晉平公不足霸則勿會而已會而先楚子遂使楚子得以爭中國則晉與諸侯之罪也葉子曰楚子始欲求合諸侯而未定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來乎則楚子固自以為不足服諸侯而懼其叛也當是時使晉稍強其誰敢與爭晉強而諸侯聽之則楚亦不能肆其志而晉侯方溺於嬖寵宣復有志於中國哉楚假然得專於諸侯諸侯舍晉無所附則亦不得已而從楚晉雖

不會自胡沈小國至於淮夷無不在楚於是伐吳滅陳滅蔡殺干徵師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盛於此時非楚子所能為也黃池之會以夫差之強定公一數之且不敢不聽而平公不能行之於申故特挈楚子而無貶辭所以見中國之無霸而憫諸侯之無能為也

楚人執徐子

徐吳出也楚方與吳爭強而不能服疑徐子為貳於

吴因會而執之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

楚子既得志故復合諸侯以討吴何以言楚子伐吴猶會申也

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吴也何以言執齊慶封殺之慶封弑齊君而吴納之伐吴所以為齊討也何以不言楚人殺齊慶封不與楚子得討賊之辭也楚子亦一慶封爾故先名

而後言殺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遂滅賴

賴國也孰滅之諸侯滅之也

九月取鄫

鄫莒附庸之國也莒前滅鄫取鄫何以復見莒復封之以為附庸也去疾立而不撫鄫故我取焉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者何不用也季氏始分公室作三軍叔孫氏為中軍叔孫豹卒復欲兼二氏故毀其軍四分公室而擇其二二子各取其一皆盡征而貢於公魯自是無賦矣何以不言復二軍魯初無二軍也葉子曰三軍之作叔孫豹初不欲也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蓋知季氏之意後必有甚於此者矣故復竊其名以行其志中軍舍而季氏兼取其二則其舍有進於三軍者是以齊國書之役孟氏以孺子洩帥右師季氏以冉

求師左師各以其家臣為之將而叔孫武叔獨退而
蒐乘則叔孫氏為無軍矣然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
復以三軍伐莒見於昭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復以三軍伐邾見於哀則三軍之施舍時出而用之
初不繫其所為將亦不必皆三家之臣但分其民與
賦而已故作三軍而前已見四軍舍中軍而後復見
三軍公羊穀梁或以為近正或以為近古者皆不知
其事而意之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屈申楚大夫之三命者也申楚之執政也靈王弑君而不能討及使之圍朱方而不得志於慶封故吳復來伐疑其貳於吳而殺之屈申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大夫之再命者也何以言牟婁及防茲牟婁私邑防茲公邑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與伐何以得稱人能從討吳則越為可進也諸侯不可從楚而可伐吳故不以從楚厲伐吳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

華合比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

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孰暨之我也何以不言及齊平連而逮彼曰及牵而强彼曰暨齊自慶封來奔遂走之吴楚為齊討慶封而我不會齊蓋有憾於我矣故我求齊牵之以為平

叔孫婼於是如齊以涖盟

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

叔孫婼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衞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衞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兩下相殺不書此何以書重殺君之世子也其曰陳侯之弟招者何陳哀公生世子偃師既又生公子留而嬖以留屬於招哀公疾招遂殺偃師而立留以哀公為親其弟而忘其子也故目弟焉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干徵師陳大夫之三命者也徵師以哀公卒赴于楚且告立君而以公子勝之愬不治招而殺徵師非伯討也故以人執先名而後言殺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未逾年之君也其曰公子留者何留偃師之弟也

不與留之得成君則是猶公子留也

秋蒐于紅

蒐春田之名也何以書不時且非其地也何以不言公季孫意如復得政欲以動其民則非公之所為也

葉子曰四時之田天子諸侯之常事也不書桓書大閱大閱冬事也冬田則狩也莊書治兵治兵秋事也秋田則獮也不記狩記大閱不記獮記治兵以其為之者不以田也桓書狩于郎莊書狩于禚不記大閱

而記狩于郎于禚以其為之者不以武事也自莊而後田之不見于春秋者六世非皆廢而不舉其為之者以常事則不書也至昭而纍書蒐大蒐者三定而纍書大蒐者二是豈習武事者哉蓋自季氏作三軍凡君之政皆在三家既而復舍中軍以為二公皆不得與焉臣之者三家也征之者三家也貢之者三家也則其所謂蒐與大蒐者皆自以閱其軍實而已是以自紅而後一名之曰蒐而加大焉亦非復先王春

田之事比蒲之役邾子來會公而不書公則此五書皆不見公公非不與也以非公之為則不書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公子過陳大夫之三命者也過招之黨也哀公同以留屬而殺偃師者楚既殺于徵師故招懼而歸罪於過以說楚雖招之為固亦陳人之所欲討也大夫有罪而衆殺之故以人殺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

陳孔奐

楚為偃師討而滅陳非討賊也滅國而已不殺招而放之則招之自免者亦不得行於公子過孔奐招之黨而反殺之故奐雖得討賊之辭而招不正其為放是以先名而後言放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此楚子則曷為謂之師不正其伯討則是其為師焉者而已矣

葬陳哀公

陳已滅矣哀公何以得葬楚子葬之以説陳也葬臣子之事也謚臣之所以誄其君也楚子知滅陳之為愧不知奪人之國而身行其臣子之事為尤愧也故齊取紀而書葬紀伯姬楚滅陳而書葬陳哀公春秋正其辭而一施之焉

葉氏春秋傳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卷十八

宋 葉夢得 撰

昭公二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存陳也楚既滅陳而以其國災告君子以為陳非楚之所得有此陳災非楚災也故正其名以存陳也葉子曰春秋滅國多矣君子何獨於

陳致意焉陳舜之後而天子以為三恪者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而況其後乎陳亡而舜不祀矣楚滅六臧文仲聞之猶曰皐陶不祀忽諸此君子之所以欲存陳也

秋仲孫貜如齊

仲孫貜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築郎囿

築囿者何包地以厲民也古者諸侯一囿成築鹿囿

已過矣今又於郎以築焉成公之囿以鹿名見從禽也昭公之囿以郎名見包地也其為民則俱已殆矣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欒施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季孫意如吾大夫之三命者也師舉元帥其言意如弓貜者大夫強而各為帥也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

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誘者何詐之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伏甲而饗醉而執之葉子曰蔡人殺陳佗春秋以討賊之辭與之般負弑君之罪十有三年諸侯不能討而楚討焉然不得與陳佗同辭而楚子不免於名何也楚子且不可以討齊慶封何可以討般而況於詐之乎故衛侯燬

以誘滅邢侯名楚子虔以誘殺蔡侯名然則何以不曰楚子虔誘執蔡侯般于申賤之也可與齊慶封同辭不可與滕嬰齊同辭

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公子弃疾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襄公之夫人也

大蒐于比蒲

蒐言大大比之禮也古者寓兵於農自五家之比為閭為族為黨為州而六鄉立焉自五人之伍為卒為兩為旅為師而六軍立焉四時之田以習武事者軍而已合兵與農而校其夫家之衆寡均土地閱老幼至於貢賦車輦無不盡治則三歳一脩之曰大比常時不書此何以書季氏之為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大蒐之為大比歟大蒐之禮以辨鼓鐸而已然而春秋之時晉作三軍以謀帥則謂之蒐鄭因火以簡兵則

謂之蒐有伐而告諸侯稱蒐有社而誇國容稱蒐者則非春田也大比也魯自作三軍三分公室取其二民之與賦猶有其一也至舍中軍四分公室而盡征之則民之與賦皆非公之所得有大蒐所以書豈以兵民之權盡在於季氏内以脅其君而外以威其敵者歟左氏以為自根年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比非紅之事比蒲之為也故昭公以是而失位定公以是而得國彼無以制之則君之所廢置唯其所欲為昭十

有一年而再舉猶云可也定比年而迭舉則有甚焉哀公所以欲假越而為之謀者誠知其無以自為國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華亥北宮佗宋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謚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未踰年之君也何以稱世子與之以繼世也有靈公之子誅君之子不立疑不得繼世者也楚子圍蔡有不為之服八月而後克之執有以歸而用焉非以有歸也以為如是而後世子之道盡矣用之者虐之也是以先名而後言用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此楚子也則曷為謂之師不正其伯討則是其為師焉者而已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高偃齊大夫之三命者也陽北燕之邑也何以不言納于北燕未得北燕也其曰納與其納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

成熊楚大夫之三命者也熊與鬬氏同出於若敖氏楚人惡鬬椒之亂或譖成熊於楚子曰若敖氏之餘也成熊知之不能去楚子於是殺之成熊之死罪累

上也故以國殺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公子慭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鮮虞白狄之别族也晉何以舉國貶之也荀吳欲伐

鮮虞偽會齊師而假道焉以入昔陽遂因其師而伐

鮮虞詐而乘人以是為非正之道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季氏之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公之不能
正費也南蒯季氏之家臣季平子不禮於南蒯謀出
季氏立公子慭不克而叛於齊有季氏之強而後南
蒯得以肆其惡以國有政焉則不至於是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弑君未有言自者何以言公子比自晉歸於楚比歸
而後楚子可得弑也靈公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
不成公子弃疾召比脅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

曰比巳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靈王無與處於是經而死故以比主弑也葉子曰召比脅而立之者弃疾也今以比主弑則弃疾為免歟春秋之義常加於人之所疑而不加於人之所不疑弃疾之罪固無得而逃矣比之非其謀則世或疑其可免焉使比知巳之不可立效死而不聽則靈王固未遽死矣今告之謀而聽立之為王而從雖曰脅之終不以巳之私易靈王之死則靈王之死非比為之乎治

弃疾則比免治比則弃疾不免君子於是以比主弒也

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此討賊也何以言公子弃疾弃疾亦弒君者也故以兩下相殺之辭言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劉子王之中大夫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何以再地平丘善之也自申之會楚子主中國晉不復合諸侯者八年楚遂滅陳與蔡肆行於天下諸侯莫敢與之爭蓋晉政已衰矣雖齊之彊猶且附楚及昭公立而為是會因以服齊返陳蔡之君劉子在焉蓋請於王而為之也於是齊聽命而陳吳蔡廬皆得復其國興滅國繼絶世而楚知中國之有霸君子是以善之也

公不與盟

公何以不與盟邾莒愬公而不得盟也不得盟則何以不諱恥不足恥也邾莒不共晉而曰魯朝夕伐我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於是辭公子服惠伯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寡君聞命矣君子以是為不恥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辭公非矣又執意如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吴歸于陳

此蔡世子陳世子也何以曰蔡侯陳侯諸侯請於王而復之則君也何以不言復歸舊位已絶也君之則何以名復國之辭也内無君則何以復國之辭言之陳蔡已滅矣不名則無以别其為廬與吴也其言歸順辭也以王命復則其道為順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吴滅州來

州來國也何以知其為國邑不言滅外取邑有見則

繫之國非有見則不書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何以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意恢莒諸公子也何以不曰大夫非大夫也曷為以

國殺莒郊公立不慼其父之喪善意恢而惡公子鐸

鐸於是與蒲餘侯謀殺意恢而出郊公意恢之死郊

公之為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叔弓卒何以言有事於武宮籥入涖事而卒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卒不以告涖事而卒事之變也大夫卒廢繹不廢祭以大夫為重而廢祭則忘尊以宗廟為重而不去樂則忘恩去樂卒事變之正也君子與焉葉子曰吾何以知在祭樂之中大夫卒不以告歟

昔者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衛侯以為社稷之臣曰若華疾雖當祭必告則當祭大夫卒不告當祭而告者以柳莊為之也

夏蔡朝吴出奔鄭

朝吴蔡大夫之三命者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吴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戎蠻子何以不名兩鈞之之辭也以楚子為可外則誘殺不足誅以戎蠻子為可外則死不以正不足治所以兩不名之也

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公羊穀梁作戎左氏作之戎當從左氏不

正其詐周也晉欲伐戎而請於周曰欲有事於雒與三塗遂涉自棘津以滅陸渾是以謂之詐周故辭間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記異也大辰大火也言孛之在大火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伐楚令尹陽匄卜戰不吉公子魴以上流欲戰故以楚及吳言楚之主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兩夷狄

之辭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宋陳所志也衛鄭以同日為異也

六月邾子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止非弒而言弒因其志以見正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止之不嘗藥既自以為罪矣是以因其志而正之也葉子曰趙盾與止皆加之弒者也而春秋之義不同趙盾加弒治之者也治之者所以戒天下之為人臣者也許止加弒與之者也與之者所以勸天下之為人子者也何以知許止之為與也董狐書盾弒盾始曰天乎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則盾未知

其過者也未知其過而不治則凡為人臣者皆得以自免故加之以弑使天下後世知有如盾者皆當與弑等故曰所以戒也許悼公死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斯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國人不以弑責止而止自責其志宜可與也故從而加之弑者使天下後世知有如止者亦不敢自逃乎弑故曰所以勸也此悼公所以得葬於後如是而為人子之道盡矣故以許止一見法焉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高發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公孫會曹大夫之三命者也奔未有言自者此何以
言自強也鄸會之邑也會有罪曹人將治之不服而
走其邑曹人迫之然後出奔其固自絶於曹也可言
自鄸奔不可言自曹奔葉子曰臧武仲據防求後於

會而後奔邾孔子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武仲以求後而據防且不可會不服罪而走鄭其能免於春秋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公羊穀梁作輒左氏作縶當從左氏春秋不以疾名人縶靈公之庶兄也其不立非疾也盜微者也有國不能保其兄而使微者得以殺之以靈公為不能弟也故目兄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

向寧宋大夫之三命者也南里國中之南也叛者叛於楚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

叔鞅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景王

葬天王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無故以大夫會葬也

王室亂

王室者何内也亂者何大夫爭立君也大夫爭立君

則何以言王室亂亂自内作非有亂之者也葉子曰厲王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而其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故序詩者以為周室大壞幽王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而其詩曰苕之華芸其黄矣故序詩者以為閔周室之將亡王室之為言固天下之所本猶枝葉之有幹也然王子帶之難襄王出居于鄭而不言亂襄王猶在也乃景王崩敬王未立周蓋未有君君之廢置唯劉單尹召毛五子之所為雖有王猛

之正而不得立則天下何適以聽命此君子所以志其亂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王猛穆后之子太子壽之母弟也君薨稱子繫名王猛何以不言子與之以王而正其所得立也其曰以居于皇者何制在劉子單子也君者受顧命於先王而臣之所宜奉之者也立君而制於臣非立之道也皇畿内之邑言居則猛之所宜有也葉子曰吾何以

知猛之為正而得立歟猛太子之母弟而幼也朝庶子而長也魯襄公無嫡立敬歸之子野而卒季氏欲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裯穆叔曰不可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謂裯雖敬歸娣之子而非嫡則不宜立也楚平王無嫡子西為庶長昭王雖以為太子而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嫡也子西長立長則順謂子西與昭王皆非嫡而子西長則宜立也齊桓公以公子昭屬宋襄公桓公死齊人立武孟宋襄公

伐齊納公子昭而春秋不與焉晉人以趙盾納捷菑
于邾邾人以玃且捷菑皆庶子而玃且長趙盾不克
納而春秋與焉夫必太子之母弟而後可以繼太子
則猛為壽之母弟所得立者也必無嫡而後可以立
庶長則猛雖在朝長所不得立也而朝之言曰王后
無嫡則立長是謂太子為嫡而欲以長奪猛夫安知
太子母弟亦嫡哉此固朝之所以絶於春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西都郟鄏也其言入何難也朝猶在焉然則天子亦有難於天下乎不難則無以正朝之罪也故王猛入于王城言入天王入于成周言入

冬十月王子猛卒

曰王猛矣何以復言王子猛正終之辭也何以不言崩未喻年之王也葉子曰三家言猛事皆不同學者疑焉公羊穀梁皆謂猛為不得立不知其事而以春秋書入意之也左氏知其事矣而不能明其所得立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劉伯蚠惡賓起之為人而欲殺之惡朝之言以為亂而欲去之是猛為大子已定于景王而朝以寵欲奪之也及景王崩劉單見王猛殺賓起而盟羣公子則猛固已即喪次之位而見羣臣矣故後謚之曰悼王然而春秋不書焉者不正其未踰年而得稱王也敬王猛之母弟亦立於劉單春秋正名之曰天王使猛而得踰年則豈不以天王名之哉凡春秋以尊者見卑者以不正者見正者王

子帶之亂見襄王不見子帶襄王尊也今猛與朝更為出入自猛居皇至于辛見猛不見朝則猛亦尊也朝書尹氏立而敬王立不書敬王正也今猛立亦不書與敬王同盟亦正也惟尊且正則天下皆其所得居矣故襄王書居于鄭敬王書居于狄泉猛亦書居于皇其辭一施之則猛之得立其事與義固已具之矣豈三家未之思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婼以晉討邾人之愬使于晉晉侯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婼不從乃以其介當之而館婼於箕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晉人圍郊

郊朝之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朝在焉圍郊所以圍朝也朝始作亂蓋以郊要餞三邑之甲逐劉

子焉晉以籍談荀躒之師納王何以書人貶也納王而使大夫非勤王之道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夏齧陳大夫之三命者也此救州來之師也何以直言敗公子光之詐戰也楚以六國之師救州來令尹子瑕卒而楚師熸光以遂越攝將賤而多寵政令不

一七國同役不同心乃請先犯胡沈陳以奔楚師詐之也六國之師何以不累數略之之辭也胡子髡沈子逞何以言滅死也陳夏齧何以言獲生得也凡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滅國我滅之故文在上君死自滅也故文在下

天王居于狄泉

天王敬王也敬王猛之母弟所得立者也未三年則何以稱王曠年不可以無君踰年而稱者臣子之辭

也

尹氏立王子朝

王子朝何以書立不正其立也其言尹氏立者何見世卿也朝始敗而奔尹尹圉誘劉佗殺之敬王如劉尹辛復敗劉師而取西闈遂以立朝則立朝者尹氏非一人也是已王矣其猶曰王子朝者何不正其立則不與其得王稱也是猶王子朝云爾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復未有言疾者此何以言有疾見外此皆無疾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

婼何以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

巢國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

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叔詣吾大夫之三命者也趙鞅樂大心北宫喜游吉晉宋衛鄭大夫之三命者也此謀王室也敬王在狄泉趙鞅合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葉子曰天子蒙塵諸侯奔走以問官守禮也今周之無王四年矣而朝猶在此諸侯所宜奔走以共奨王室而討罪人也晉為盟主雖能合諸侯而不親會

卒無所効其力而春秋之辭不加貶何也古者能齊家然後能正其國能正國然後能正天下今王室釁起於父子而禍成於兄弟春秋既書曰王室亂見其治家者如此固不足以正國則何以責諸侯之不能正乎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君子以為使諸侯而至是者周實有以召之故緩諸侯而急王室蓋將使有天下者得以自反也故於黃父一見法焉

有鸜鵒來巢

記異也鸜鵒非中國之禽宜穴而巢也葉子曰天有時地有氣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也天有時而生有時而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山有時以澤天時也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故天失其時則書霣霜殺菽霣霜不殺草李梅實地失其氣則書鸜鵒來巢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雩而得雨則書雩既雩矣何以又雩非請雨也欲聚衆以逐季氏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奔也內不言奔若曰不有其地而自去云爾陽州齊地次于陽州待命于齊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弔也弔死曰弔弔生曰唁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

棘

曲棘宋地何以書非正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魯鄆也外取内邑不書此何以書欲居公也公不能自有其地而齊取之以居公為公者病矣其挈齊侯者不能納公而徒取其地以居之非諸侯之道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公已出矣孰葬之以公命葬之也以公命葬者猶以

為有公也葉子曰昭公既出魯之政盡在季氏矣然春秋交諸侯之事未嘗不書而王室與諸侯所當告者亦未嘗不赴蓋季氏避逐君之名而以公自出告於諸侯凡國之事皆以公命行之而王室諸侯亦不以魯為無君而不赴故春秋所書與常法一施之將以見季氏雖有無君之心而不敢不畏於名王室諸侯亦不以季氏而亡公則公固非季氏之所能絶也

葉氏春秋傳卷十八